學規類編

原序

今夫天地之所以不敝者恃有道以維之也而道之所以常存者恃有學以運之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無在非道即無在非學學者所以學道也學道所以求至乎聖人也聖人者道之至焉者也自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舉之業否則惟詞章之尚耳此其意不過爲取科第拾青紫之計即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過爲肥身家保妻子之謀問所爲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之學竟安在也又奚望其功蓋天壤澤被生民乎哉我

皇上勵精圖治勤學好問其所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
既無不至而一時人文蔚起皆足以贊
皇猷襄至治誠哉明良合德喜起再歌矣又於萬幾之暇
親製訓飭士子文以誘迪來學曰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
學又曰躬修實踐砥礪廉隅其於學術事功之源流親師
取友之軌範言之如此其親切而著明也蓋欲使學校之
中士習端士行篤正誼明道於以持身而型俗凡所爲修
之家而獻之廷者無非聖賢成己及物之功庶乎處則爲
眞儒而出可以爲純臣矣夫聖人之學爲天地立心爲民
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固非世俗之學

所可比而同也余以菲材謬膺
簡命巡撫八閩夙興夜寐惴惴焉懼以不學之身上負
聖朝修明風教棫樸作人之意而下且無以勸宣令德振
厲海濱之英才使之蒸蒸丕變也於是乎采摭昔聖昔賢
所以爲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類集成帙以示
學者使黨庠塾序之間人守一編學其一規則夫父所以
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者一皆聖賢進德修業之方致君
澤民之具漸而漬之優而游之家敦禮讓之風人修聖賢
之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是
我

皇上之訓飭直有以開萬古之羣蒙其為功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是為序時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吳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則涵蓋宇宙貫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切近則囿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教人自灑埽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去聖逾遠學術滋紛自子輿氏沒而已不得其傳歷漢而唐大約以華釀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少迄於有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類能以儒學

見諸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業旁搜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復興於是乎傳及考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鵞湖鹿洞問辯難往復不使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厥後元明諸儒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雜強半謬種流傳所在不免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似是之非爲累匪細也我

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承之功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錄性理諸書亦既家傳戶誦矣而尤加意作人

御製訓飭文頒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南巡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閩疆以　公之學術有本功

用必致也　公甫蒞閩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爲首務承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爲學規時與學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非仰體
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裁不肖者仰而思企循循於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域此眞成己成物之實功也豈沾沾於文藝間教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夫閩爲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風流如在幸逢
聖天子興行教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進於聖賢之道宜勿慮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

自濯磨以無負

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吾道之復南當於此書卜之也後

學福安吳瑞焉謹書

余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而總無不至之才自風勸養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缺然不修失其教之之地矣頑鄙者不游乎詩書秀良者相沿於俗學失其教之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小學十五不從事乎大學失其教之之時矣父之所誨師之所傳一皆誘以決科之利失其教之之術矣間有大姿敏妙不安於是業者則亦不過巧襲乎功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僞闢變而爲刑名權詐鬥毆打訛流而爲恣雎苟偷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爲廣大

甚者倡為新說鼓動海內於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訾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豈才之罪也哉其教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至於差且紊而幽莽滅裂以敗其至才也今

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閒漸摩樂育之者靡所不至復

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與唐虞三代匹休也念閩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

墜緒不絕如綫而勅宣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慎

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撫茲土焉　公資稟高明萃中州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歷聖相傳之源流派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巡言與不體諸心驗諸身鐵研之久確乎洞鑒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來閩

天子使　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朝夕憂勤用卹民隱實行教養之方每懷靡及乃立義學進此邦之秀士而教之使徧誘其狂愚不令海濱山陬自安聾瞶於堯舜之世於是撥抉百氏採摭羣錄擇其人與言之深於道粹於理

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乎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愚闇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帀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帀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茍背是而馳欲求免爲庸衆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夫布帛菽粟之亙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閩俗素尚樸淡稱易化乃今得　公以導揚聖訓風勸而獎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終餒其氣以敗其所受之至才其變而爲彬彬禮樂之鄉

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楊序

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負乎遠矣唐虞而希之者學也學顧不亟哉自一畫開天以後唐虞之聖人迺命司徒敬敷五教三代迭興其法寖備孔子起而修明之刪詩定禮祖述憲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人生不齊之質而變化之盡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達天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焉不詳要皆望孔子之門牆而未升堂奧者有宋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傳其所以教人爲學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而後以之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

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深禮陶樂淑之風無遠弗屆而尤
振興黌序加意作人
親製訓飭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維皇陰騭
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幾克全上天生
人之理也余謬膺
簡命視學八閩竊孳孳焉以明經修行立體致用之學率
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
聖天子懇懃誥誡之至意而　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
類編網羅先儒設教之規條以及爲學讀書之次第彙萃
成帙其所以發明

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闔士素為標準確然有所持循若
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尊溯河流而愈信崑崙之遠其贊
助高深啓迪來學功何偉哉夫閩為理學淵藪格言正論
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而不察今以
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標
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深切著明也且也　先生下車未幾
卽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
還天理覩世之剽竊詞章濡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
生幸際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　先生
平日之自濬心源追蹤絕學所謂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

以達天爲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郡知之倍深又奚贅
焉謹拜手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澣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眷弟
楊篤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蔡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眞傳開閩中之正學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

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不爲暴棄之歸因述　夫子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終息而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

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澂之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胡敬齋羅整菴諸賢攻禪學尤力世遠難以今世之病大牛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為急務身心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為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為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君山明之北地詞章

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過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流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操守作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辯耳今之人方且當

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　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拯勢利者於溺藥詞章者以正而深惜夫禪學者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循主敬窮理之功而力充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受業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拜書

梁序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覃敷至於萬邦
靡不協和曁四十有一年復
御製訓飭士子文誕告多方用勖敏於黎獻懋哉懋哉越
五年丁亥
輯瑞南紀爰
命　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
學教擬先儒設教講學之條輯爲學規類編溯流窮源顯
微抉奧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闡
聖教以啓後學帙成屬予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隆家

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問喁喁然皆秉道慕義其俗敦龐其風長厚是豈秉彝之賦有獨厚哉蓋敎之者深而學之者愨也故其時俊乂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爲可以當大任可以臨大節勳業炳乎當時文章垂於後世千載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官學寖衰不思道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以自樂其出也瞀然而無所設施夫華而不實其趨易撓雜而無本其行終廢寖淫日下砥柱之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爲學家自爲師大道無傳不絕如綫此有宋諸儒所以偲偲切切不惜縷縷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成於考亭朱子

遂為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莫能易焉今
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閭閻恬嬉教養數十餘年而為士
者其可處唐虞之盛世而不思孔顏之實學也哉先生慕
古昔之醇龐鑑前代之得失體
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術其所期於諸生者亦甚厚矣
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魏 不輟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
甌閩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考亭夫子之流風遺澤至今
未嘗湮没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先生之教有一唱三嘆
之思焉蓋上為
天子慶得人而下為諸生賀得師矣諸生盍思所以保身

浴德也哉

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澣之吉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家眷弟梁鼐書於榕城之寧靜堂

學規類編目錄

卷之十八

辨別異端

卷之二十七

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學規類編卷之一

古田施松齡
南平余祖訓
福安吳瑞焉　仝校
漳浦蔡世遠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朱子白鹿洞敎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敎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固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閒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
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版如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
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
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
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
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版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版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版如前朔望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很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帿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傾欹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版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埽去塵埃以巾抆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埽拭之别有穢汙悉令埽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版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眾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

茍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眞先生教子齋規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日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勿得叫喚
六日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日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日學書
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　荏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錐幼吉分校

侯官吳　春霖壽詮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永福林起渭
侯官張文炅
閩縣林　縉　仝校
古田湯振綱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　成覵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
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
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尠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未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意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

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熹於科擧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

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　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秘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

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埽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

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為此提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為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坐如尸立如齊　莊敬日强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illegible]不能入自然無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意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茲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

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
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
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
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
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
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埽應對進退之節
與夫六藝之敎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
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　聖賢之學徹頭

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己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

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眞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牵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

誠敬二者既立則天理流行不則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其為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為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日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

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小進而別窮一事如

此既以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

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為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

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為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之學徒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為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為是何為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省察幾微以為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

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日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氣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伊川問顯道相别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

自善我自我　人之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問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

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
冊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
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
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
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
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
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
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

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此顧乃背其名敎褊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閒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

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為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

異而賢愚以外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為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以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為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嘗往復從游數載甚

將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學質習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搆為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為無窮矣成其美者地毛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為宗刪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冊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眾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

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師友會衆裁度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林昌謨子宏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終